

香港粵語“有 VP”的時體意義 ——兼論普通話的“沒”

范曉蕾

北京大學

提要

本文分析香港粵語助動詞“有”的時體意義，其用例如“佢有食早餐嘅_{他吃了早飯的}”。“有”後的詞彙性 VP 限於動態動詞，其後的體貌詞最排斥是“咗_{完整體}”，這表明“有”編碼了存在體；“有”所在的事件句都蘊含相對過去或現在的時間關係，這表明該詞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簡言之，粵語“有 VP”強調在參照時間上已然存在動態行為“VP”。從中可見，普通話裡最具資格跟否定詞“沒”並稱為“同素異幹交替式”的體貌詞是句尾“了₂”。

關鍵詞

有，助動詞，時體意義，廣府粵語，沒

1. 引言

香港粵語（下簡稱“粵語”）的領有義動詞“有”還可以作助動詞，它能直接帶 VP 來表達過去或現在的事件，見（1）。

- (1) 粵語“有 VP”表達非將來事件：
 - a. 佢有參加今次嘅比賽呀。keoi5 jau5 caam1 gaal gam1 ci3 ge3 bei2 coi3 aal.
（<普>他參加了這次的比賽啊。）
 - b. 我琴日有喺灣仔食糖水。ngo5 kam4 jat6 jau5 hai2 waan1 zai2 sik6 tong4 seoi2.
（<普>我昨天是在灣仔吃甜品了。）
 - c. 佢近排有學法文嘅。keoi5 gan6 paai4 jau5 hok6 faat3 man4 ge3.
（<普>他這段時間在學法語啊。）
 - d. 佢有讀過大學嘅。keoi5 jau5 duk6 gwo3 daai6 hok6 ge3.
（<普>他上過大學的。）

粵語的這種“有 VP”句可對譯為普通話裡含詞尾“了₁”、句尾“了₂”、進行體（progressive）標記“在”、經歷體助詞“過”等各種時體詞的句子。那麼，（1）用法的“有”在時制（tense）、體貌（aspect）方面有怎樣的語義貢獻呢？本文來探究

這個問題。這種“有”的否定式是單音詞“無/冇”，它對應於普通話的存在否定詞“沒”，不難推知，對東南漢語“有”的分析或能推進對普通話“沒”的認識。

全文組織如下：第2節是文獻綜述，闡釋本課題的已有基礎；第3節考察粵語“有”對其後VP有哪些情狀（situation types）體貌的要求，證明該詞編碼了存在體；第4節考察粵語“有”用於慣常事件句和將來事件句的條件，揭示出該詞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第5節基於粵語“有”的語義結論重審了普通話“沒”的時體屬性；第6節列出東南漢語的“有”還有很多議題。

文章有幾點要說明。本文的“‘在_{進行體}’類詞”“‘了_i’類詞”等指特定方言裡核心功能對應於普通話“在_{進行體}”“了_i”的功能詞，它們的字源未必是“在”“了”；本文的“動態持續性VP”包括活動情狀（activities）（如“學英語”）和成就情狀（accomplishments）（如“吃那個蘋果”）的詞彙性VP，它們表示可持續的動態行為；例句中，“<普>”表示普通話的說法，“<粵>”表示香港粵語的說法。

2. 以往研究：東南漢語的普遍現象

除廣府粵語外，（1）那種用法的“有VP”還存在於閩語、客語、贛語、南部吳語，而方言學界普遍主張這種“有”蘊含言者對命題的主觀判斷義。鄭懿德（1985: 310, 311）認為，福州話“有”的重要功能是“肯定”動作行為的真實存在，或者對形容詞起到“強調或申辯”作用；曹逢甫（1998: 299, 321–327）指出，閩南語“有”是個情態動詞，它表示某個狀態或事件“的確”存在或發生，對其後VP所述的事態加以“肯定或強調”；Lee（2018）主張粵語“有”是編碼了“強調”義的斷言存在算子（assertive existential quantifier）……筆者贊成“有”編碼了肯定強調一類的情態義，但本文只分析該詞的時體意義。各家對“有”的時體意義存在較大的爭議，大致分為兩派看法。

第一派看法是完整體說，主張“有”編碼了表示事件結束的體貌義。袁家驊等（2001 [1960]: 306）談到閩語的“有”表示動作的完成，即該詞蘊含了結束義。王士元（1990 [1965]: 25）提出，東南漢語“有”及普通話“沒”在時體功能上跟普通話的完整體（perfective）助詞“了_i”是相當的，稱之為“同一語素的異幹交替形式”（suppletive alternants）。蔡維天（2002）認為，台灣閩客語的“有”在搭配動態VP時表示完成義。

但是，施其生（1996: 26）、鄭敏惠（2009: 94–95）、Lee（2018: 97）等多部文獻指出，東南漢語的“有”不表示完成，它遠非普通話“了_i”的對當成分，各方言裡“有+動態VP”可以指正在持續（未完成）的事件，甚至能帶上非完整體（imperfective）標

記。因此，(1)的那種“有”並未編碼完整體一類的終結性 (telicity) 意義，第3節將論證這種“有”編碼了另一種靜態屬性 (stativity) 的體貌義“存在體”。

第二派看法是(相對)過去時說。張洪年(2007 [1972]: 393)認為粵語的“有”是過去時標記 (past marker)。Chappell (1992: 75)、石毓智(2004)主張東南漢語的“有”屬於完成體 (perfect) 標記，這種觀點相當於說該詞編碼了過去時或相對過去時，因為完成體的特點之一是事件時間在說話時間或參照時間之前 (Comrie 1976: 53, Bybee et al. 1994: 54)。“有”的過去時說不準確，因為東南漢語的“有+動態持續性 VP”普遍可以指現在正進行的事件，例證如“<粵>佢而家有做功課嘅他現在是在做功課的”。一部分南部吳語、客語、閩語還有“有+靜態 VP”，該格式默認 (by default) 指現在持續的狀態 (游汝杰 1999: 184、曹逢甫 1998: 324，等等)。

總之，東南漢語的“有”基本限於表達過去或現在的事件，這兩種事件可合併為“非將來”事件。已有文獻談及“有”的這個表義限制。Yue-Hashimoto (1993) 提出粵語的“有 VP”是肯定過去或現在事件的發生；陳淑環、陳小楓 (2006: 14–15) 認為惠州話“有”的意義是肯定一種已然事件的現實性，而傳統術語“已然”大致等同於普通語言學中的非將來時。湯廷池等 (1997: 284) 主張閩南話的“有 VP”表示“動詞所指稱的動作或事件已經發生”“形容詞所指稱的狀態或變化已經存在”，該語義描述中的“已經”一詞通常指事件相對於某個參照時間已然發生或存在，這正是相對非將來時 (relative non-future) 的所指。曹逢甫 (1998: 299, 321–327) 談到，閩南語“有”一般用於表達過去或現在的現實 (realis) 事件，它表達將來事件限於條件句。這個描述暗含了“有”涉及相對非將來時。我們贊同東南漢語的“有”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但以往研究的論據不甚充足，第4節會充分證明這一點。

3. 體貌義：名物化到存在體

漢語的“有”原是一個領有義動詞，要構成動賓式“有_{領有} NP”，東南漢語的“有 VP”應該源自“有_{領有} NP”式，即“有”之後的 NP 逐步擴展為 VP。根據語法化的滯留原則 (persistence) (Hopper 1991)， “有”之後的 VP 在語法上可以詮釋為類似 NP 的成分，它應該具有名物性 (nominalization) (或曰“自指化”)。以往研究有近似的提議。項夢冰 (1997: 320) 認為，連城客語裡“有 VP”的 VP 都是指稱性的，不是陳述性的，一個表現是它不能帶任何體貌詞。董秀芳 (2004: 2) 提出，普通話疑問句“有沒有 VP?” 的 VP 有自指性，與名詞性成分有一定的相通性。范曉蕾 (2017: 573) 談到，東南漢語“有”所轄的 VP 是指稱性的，它即使表達動態事件，其語法義也是靜態性的。鑒於這種觀點的論證尚不充分，本節便來詳解粵語“有”後的 VP 具有名物性。換個角度說，“有”之後的句法位置相當於一個名物化標記，進入此位置的 VP 會帶上名物性 (被詮釋為抽象的 NP)。

3.1. “有”後 VP 對體貌詞的限制

東南漢語裡，“有”後的 VP 分為不帶體貌詞的“詞彙性謂語”（如“學英文”）和帶體貌詞的“語法性謂語”（如“學過英文”）兩大組，本節從粵語“有”後 VP 含體貌詞的情況說起。粵語的主要體貌詞及其與普通話體貌詞的大致對應情況如下：

過_{經歷體}（普通話“過”）、喺度_{進行體}（普通話“在”）、住_{靜態持續}（普通話“著_{靜態}”）、緊_{動態進行}（普通話“著_{動態}”）、咗_{完整體}（普通話“了₁”）、喇（普通話“了₂”）（參考張洪年（2007 [1972]: 150–165, 182–186）、張雙慶（1996: 143–160）、鄧思穎（2015: 76–89, 204–206））

需解釋，普通話的持續體助詞“著”被公認為有靜態、動態兩個功能。“著_{靜態}”主要搭配附著義動詞“站、穿、貼”等表達靜態持續事件，“V 著_{靜態}”可以直接搭配否定詞，例句如“你別站（著）啊”；“著_{動態}”搭配動態性較強的動詞“吃、喝、跳”等表達動態進行事件，“V 著_{動態}”不能直接搭配否定詞，例句如“你別跳（*著）”。這兩種“著”的意義差異在粵語中正好呈現為不同的詞形：“住”和“緊”。

粵語裡“有”可以帶語法性謂語，張洪年（2007 [1972]）、Matthews & Yip（1994）等已報道粵語存在“有 +V 過”式。我們認為，“有”最易接納的體貌詞就是“過”，這體現在“有 V 過”適用的語境類型最廣泛。東南漢語的“有 VP”在語篇分佈中受到很多限制。鄭敏惠（2009: 96）提出福州話的陳述句用“有”需有預設（presupposition）“聽者對命題 Q 的真假不確定”，范曉蕾（2017: 579）又總結說東南漢語的“有 VP”句“不能單獨報導新情況……在語篇中不能作推進事件鏈條進展的前景句（foregrounded sentences）”。這些語篇限制也體現在粵語的“有”上，如（2）所示，對話的始發句單獨報導一個新情況不能用“有”句。而且，粵語的“有”極其排斥用在帶疑問代詞的特指問句中，見（2b）（2c），這或源於特指問句不滿足鄭敏惠說的“有”的預設要求“聽者對命題 Q 的真假不確定”：特指問句預設了所述的事件為真，例如，（2b）預設你們中有人昨天見到了李老師，（2c）預設他昨天看了某個喜劇片。

(2) 粵語“有 VP”的語篇限制：

- a. [單獨報導新情況] 你知唔知呀，* 佢舊年有考入清華大學㗎！ nei5 zil m4 zil aal, *keoi5 gau6 nin4 jau5 haau2 jap6 cing1 waa4 daai6 hok6 gaa3! (< 普 > 你知道嗎？他去年考上清華大學了！)
- b. [特指問句（問主語）] * 你哋邊個琴日有見倒李老師呀？ *nei5 dei6 bin1 go3 kam4 jat6 jau5 gin3 dou2 lei5 lou5 si1 aa3? (< 普 > 你們誰昨天見到了李老師呢？)

- c. [特指問句(問賓語)] * 佢琴日有睇邊部喜劇片呀? *keoi5 kam4 jat6 jau5 tai2 bin1 bou6 hei2 kek6 pin2 aa3? (<普>他昨天看哪個喜劇片了?)

但是，粵語的“有V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上述的語篇限制。經筆者調查，“有V過”能有條件地單獨報導一個新情況，只要其所述事件是一個反常事件即可。例如(3a)，其事件“看門人考上過清華大學”違反了談話共識(common ground)中的常規狀況“看門人通常學歷低，是未曾考上名牌大學的”。而且，“有V過”可以自由地用於特指問句中，見(3b)(3c)。

- (3) 粵語“有VP過”的語篇限制較小：
- a. [單獨報導新情況] 你知唔知呀，嗰個看更當年都(有)考*(過)入清華大學㗎! nei5 zi1 m4 zil aa1, go2 go3 hon3 gang1 dong1 nin4 dou1 (jau5) haau2 *(gwo3) jap6 cing1 waa4 daai6 hok6 gaa3! (<普>你知道嗎?那個看門的當年也考上過清華大學呢!)
- b. [特指問句(問主語)] 你哋邊個有見倒*(過)李老師呀? nei5 dei6 bin1 go3 jau5 gin3 dou2 *(gwo3) lei5 lou5 si1 aa3? (<普>你們誰見過李老師呢?)
- c. [特指問句(問賓語)] 佢有睇*(過)邊部喜劇片呀? keoi5 jau3 tai2 *(gwo3) bin1 bou6 hei2 kek6 pin2 aa3? (<普>他看過哪些喜劇片呢?)

除了“過”之外，粵語“有”有時還能搭配體貌詞“喺度”“住”，見(4)，但“有喺度VP”“有V住”的使用自由度偏低，它們限於很少的語境中，其語境條件尚待考察。¹

- (4) 粵語允許“有+喺度V”“有+V住”：
- a. 我近排有喺度學英文。ngo5 gan6 paai4 jau5 hai2 dou6 hok6 jing1 man4. (<普>我最近是在學英語啊。)
- b. 牆上面有掛住兩幅畫嘅。coeng4 soeng6 min6 jau5 gwaa3 zyu6 loeng5 fuk1 waak6 ge3. (<普>牆上是掛著兩幅畫的。)

“有”幾乎不能搭配體貌詞“咗”(張洪年 2007 [1972]: 154、Lee 2018: 99)和“緊”，²見(5)，語料庫中即使存在這類案例也是近年新創的低頻用法(§6)。

¹ 考察發現，粵語裡一些“有+喺度V”句和“有+V住”句不夠自然，但尚不清楚當中的條件，這有待日後探索。

² 粵語裡很多“有+V緊”句的合法性尚存爭議，Lee (2018: 118–119)提到一些這樣的用例，經筆者調查，其例句中“佢有讀緊書他是在讀書呢”合法，而“佢有寫緊三封信他是在寫三封信”不好(儘管“佢寫緊三封信”很好)。

- (5) 粵語極少見“有+V緊”“有+V咗”：
- a. 而家佢有讀(*緊)大學。ji4 gaa1 keoi5 jau5 duk6 (*gan2) daai6 hok6. (<普>現在他是在上大學啊。)
- b. 琴日佢有食(*咗)早餐嘅。kam4 jat6 keoi5 jau5 sik6 (*zo2) zou2 caan1 ge3. (<普>昨天他吃了早飯的。)

概言之，粵語裡轄域限於單個 VP 的體貌詞中，最易搭配“有”的是經歷體助詞“過”，其次是動前進行體標記“喺度”和動後靜態持續體標記“住”，最難搭配“有”的體貌詞是動後助詞“咗”“緊”。³ 這個搭配趨勢支持“有”後的 VP 具有名物性，詳述如下。⁴

根據普通語言學的共識，體貌指示了事件被關注於哪個內部階段（起始點、持續段、終結點）及該階段是怎樣的情狀（動態、靜態）。我們認為，粵語裡轄域限於單個 VP 的體貌詞按照情狀屬性大致分為兩類：（一）“過”“喺度”“住”屬於靜態體貌詞，它們用於表達靜態性或勻質性（homogeneity）極強的事件，如“<粵>牆上面掛住畫_{牆上掛著畫}”表述了一個靜態持續事件；（二）“緊”“咗”是典型的動態體貌詞，它們用於表達動態性強或勻質性低的事件，如“<粵>佢著緊件紅色嘅衫_{他正穿上一件紅衣服}”表示進行穿衣這一動作。最能體現這種情狀差異的體貌詞是動後助詞“住”和“緊”，它們都屬於非完整體（imperfective），其核心差異正是在靜態、動態之別。“住”被公認為具有靜態屬性，張洪年（2007 [1972]: 159）提出它表示動作停在一種存續靜止的狀態之中（失去動作性），張雙慶（1996: 154）主張它使動詞帶有“靜止”的意思，鄧思穎（2015: 80）談到它表示“行為動作保持一種存在、持續的靜止狀態”。“緊”的動態屬性顯而易見，鄧思穎（2015: 78）指明它屬於進行體標記，張洪年（2007 [1972]: 156–158）顯示“V緊”只表達動態行為。下面解釋其他幾個體貌詞的情狀屬性。

粵語的經歷體助詞“過”跟普通話的“過”基本相當，普通話的“過”被公認為具有靜態性。該詞所述的事件無特定時間且有可重複性（龍果夫 1958: 118、Yeh 1996），也就是“V過”表達一種事件“類”，而事件類都是恒常屬性，屬於廣義上的慣常狀況（generic situations）。慣常句具有語義上的靜態性（Smith 1997: 51）。換

³ Lee (2018: 99) 談到粵語“有”可搭配慣常體助詞“開”，用例如“佢有飲開呢種味嘅咖啡_{他是習慣喝這個味道的咖啡的}”。但鑒於“開”的語義缺乏有效的文獻參考，本文暫不討論“有V開”式。

⁴ 范曉蕾（2017: 574、2020: 197）已通過東南方言“有”對不同體貌詞的接受度來論證“有”後的 VP 具有名物性，但其語料的同質性較差，論述也過簡略。本節集中於粵語的考察來充分證明這個觀點。

言之，“V 過”所述的類指性經歷可詮釋為主體的一種性狀特徵“有 VP 的經歷”，因為過往的經歷可內化為主體的恒常經驗，是主體的靜態特點。因此，Smith (1997: 269) 明確主張普通話的“過”有靜態性。屈承熹 (2006 [1998]: 38, 66) 又指出，“過”所述的事件被看作是一種“狀態”，它為篇章提供背景信息 (backgrounded information)。可知，粵語“V 過”是靜態性很強的語法性謂語。

粵語的進行體標記“喺度”語素義上對應於普通話的“在_{處所動詞} + 裡_{方位名詞}”，它應該源自處所短語“喺……度_{在某處}”的緊縮，其詞源就是靜態謂詞。語法化後的進行體式“喺度 VP”理應在相當的程度上保留了其詞源的靜態性，它或可視為抽象的靜態謂語，語義詮釋為“處於 VP 的狀態”，這類似於普通話的句子“張三在借書”可詮釋為張三處於借書的狀態。⁵當然，這個推論還需補強證據，粵語“喺度”的語法分析尚未做到位。目前所見，其他一些進行體表達式若是詞源含靜態謂詞的，往往就具有靜態性，如英語的進行體式“be V-ing”被學者們視為靜態情狀 (Viach 1981, Dowty 1986, Parson 1990)。

粵語的完整體助詞“咗”是一個語法化很深的助詞，它跟普通話的“了₁”在表義範圍上高度平行 (范曉蕾、陳健榮 2022)，“咗”的強動態性可直接借鑒普通話“了₁”的研究成果。多部文獻主張“了₁”表示事件的動態變化性。石毓智 (1992: 184, 186) 說到，“了₁”“了₂”要求 VP 的所指從前時點 x 到後時點 a 之間有個“動態變化”過程，即事件是從無到有的；戴耀晶 (1997: 36) 對“了₁”動態性的定義“指明了某一個變化點”透露出該詞表示變化義；Soh (2008) 主張，“了”有轉變義 (transition)，它們用於表達“非 E → E”的動態過程，不同情狀的謂語搭配“了”後生成了開始義或完結義。“V 了₁”的強動態性還體現在該格式的語篇分佈上。Chu & Chang (1987)、屈承熹 (2006 [1998]: 51–61) 觀察到，在敘述幾個事件動態發展的前景句鏈條裡，“了₁”傾向出現在高峰事件句 (peak event)。敘事語篇中的高峰事件句正是表達強動態事件的情景，這種句子容易用“V 了₁”正支持“了₁”傳達出明顯的動態變化義。總之，“V 了₁”應該是普通話裡動態性最強的語法性謂語，這種語法判斷可以類推到粵語的“V 咗”上。

至此可見，粵語裡“過”和“咗”看似都用於表達有界事件，“喺度”和“緊”均用於表述動態進行事件，它們卻分屬不同情狀的體貌詞，見表 1。

⁵ “借書”這一行為的勻質性不算高，但我們推測整個格式“在借書”所指的事件具有相當的勻質性。

表 1 粵語句內體貌詞的情狀分類

	靜態體貌詞	動態體貌詞
表述有界 (bounded) 事件	“過 _{經歷體} ” (最匹配“有”)	“咗” (最排斥“有”)
表述無界 (unbounded) 事件	“住” “喺度” (可容於“有”)	“緊” (排斥“有”)

這種“靜態體貌詞\動態體貌詞”之別有分佈差異作證據。我們發現，在緊附於 V 上的助詞性體貌詞（排除“喺度”）中，靜態體貌詞比動態體貌詞更容易出現在句法從屬性（**subordination**）的 VP 中。例如，粵語表達動態持續事件時，主句裡的非完整體助詞一般用“緊”，見（6），這種用法符合學界將“緊”看作進行體標記的共識。

- (6) 粵語主句表達動態持續事件用“V 緊”：
- a. 頭先八點嗰陣，阿樂唱緊 / (* 住) 首兒歌。tau4 sin1 baat3 dim2 go2 zan6, aa3 lok6 coeng3 gan2/(**zyu6*) sau2 ji4 go1. (< 普 > 剛才八點那陣，阿樂唱著一首兒歌。)
 - b. 我而家食緊 / (* 住) 飯。ngo5 ji4 gaal sik6 gan2/(**zyu6*) faan6. (< 普 > 我現在正吃飯呢。)

但是，謂詞性賓語和從屬謂語（屬於從屬性 VP）裡的非完整體助詞則偏向用“住”，（7a）的“唱住首兒歌_{唱著兒歌}”是動詞“中意_{喜歡}”的賓語，（7b）的“食住飯_{吃著飯}”是依附於連謂式核心“睇書_{看書}”的從屬謂語，它指一個主要動作的伴隨性行為。

- (7) 粵語從屬性 VP 表達動態持續事件偏向用“V 住”：
- a. 阿樂出門嘅時候中意唱住 / (* 緊) 首兒歌。aa3 lok6 ceot1 mun4 ge3 si4 hau6 zung1 ji3 coeng3 zyu6 /(**gan2*) sau2 ji4 go1. (< 普 > 阿樂出門的時候喜歡唱一首兒歌。)
 - b. 頭先阿樂食住 / (* 緊) 飯睇書。au4 sin1 aa3 lok6 sik6 zyu6/(**gan2*) faan6 tai2 syu1. (< 普 > 剛才阿樂吃著飯看書呢。)

張洪年（2007 [1972]: 159）、鄧思穎（2015: 81、2021: 10）已指出，“住”一般無法搭配蘊含時間過程變化的非勻質動詞，但在連謂格式的第一個謂語（即從屬謂語）裡，“住”就可以搭配這些動詞了。可見，從屬性 VP 排斥動態體貌詞“緊”，容易接納靜態體貌詞“住”。這種分佈偏差是可解釋的。

從屬性 VP 不是句子的謂語核心，廣義上屬於去句化（*desententialization*）的謂語。跨語言裡時體標記較難進入去句化的 VP 中（Lehmann 1988），這說明去句化 VP 所述的事件具有弱時間性、弱動態性，也就是說，謂語的去句化是 VP 在語法上褪去事

件的時間變化性、凸顯其靜態不變性。這應該是因為去句化 VP 是句子中的從屬性 VP，它表達命題中的非核心事件，這種事件在認知上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很低，屬於背景信息，於是，其事件的內在時間結構（起始點、持續段、終結點）難以被關注，這導致從屬性 VP 在語義上褪去了時間變化性，它偏向於被詮釋為一個靜態勻質性事件。簡言之，一個去句化的從屬性 VP 可視為一種抽象的“靜態 VP”。由此推斷，去句化 VP 如果要用體貌詞，應該是接納靜態體貌詞，排斥動態體貌詞，因為靜態體貌詞更符合去句化 VP 自身的體貌屬性。所以，（7）的謂詞性賓語和從屬謂語在表達動態持續事件時也要用靜態體貌詞“住”。

去句化 VP 排斥體貌詞的趨勢可以延伸到漢語的一些非現實（irrealis）謂語中。漢語的非現實謂語普遍排斥體貌詞（郭銳 1997），其實，漢語裡典型的非現實 VP 往往是被顯性或隱性的助動詞所統轄，屬於去句化 VP。例如，表達將來事件的“會 VP”的 VP 句法上是助動詞“會”的謂詞性賓語，它屬於去句化的從屬性 VP。雖然“會 VP”很少用上體貌詞，它的 VP 卻相對能接受靜態體貌詞，如（8）裡“會 VP”用上了“過”“住”“喺度”，這個 VP 又很排斥動態體貌詞，如（9）裡它不能用“緊”“咗”。

(8) 粵語“會 VP”接納靜態體貌詞：

- a. 老人家應該都會見*（過）好多大場面嘅。lou5 jan4 gaa1 jing3 goi1 dou1 wui6 gin3 *(gwo3) hou2 do1 daai6 coeng4 min6 ge3. (<普> 老人家應該都會見過很多大場面的。)
- b. 我哋聽日八點見啦，到時我會戴（住）帽嘅。ngo5 dei6 ting1 jat6 baat3 dim2 gin3 laa1, dou3 si4 ngo5 wui6 daai3 (zyu6) mou6 ge3. (<普> 我們明天八點見吧，到時我會戴著_{靜態}帽子的。)
- c. 聽日八點嘅時候唔好練琴，我會（喺度）訓覺。ting1 jat6 baat3 dim2 ge3 si4 hau6 m4 hou2 lin6 kam4, ngo5 wui6 (hai2 dou6) fan3 gok3. (<普> 明天八點不要練琴，那時我會在睡覺。)

(9) 粵語“會 VP”排斥動態體貌詞：

- a. 等到出年，佢應該會升（*咗）上大學嘅。dang2 dou3 ceot1 nin4, keoi5 jing3 goi1 wui6 sing1 (*zo2) soeng6 daai6 hok6 ge3. (<普> 等到明年，他應該會升上（*了）大學的。)
- b. 聽日八點嘅時候，我應該會訓（*緊）覺。ting1 jat6 baat3 dim2 ge3 si4 hau6, ngo5 jing3 goi1 wui6 fan3 (*gan2) gok3. (<普> 明天八點，我應該會在睡（*著_{動態}）覺。)

（8）（9）反映了漢語的非現實謂語相對能容納靜態體貌詞，其本質應該是靜態體貌詞比動態體貌詞更容易出現在從屬性 VP 中。至此便可解釋張洪年（2007 [1972]:

159–160) 談到的一個現象：粵語“住”不能自由搭配很多謂詞（如動態動詞“食、讀、做”），但是，“V 住”一旦搭配後置狀語“先”，則差不多任何 V 都能用於該搭配式，例句如“你暫時做住呢份牛工先你先做著這一份工作”。張洪年所舉的“V 住……先”句皆是祈使意願句，屬於非現實謂語，該現象印證本文的主張：漢語裡非現實謂語容易接受靜態體貌詞，粵語的非現實謂語表達持續性動作時，更偏向用靜態體貌詞“住”。進一步看，“V 住……先”從語義上可以詮釋為連謂式“VP 先 + 再 VP”的第一個謂語——即從屬謂語，這也符合本文主張的普遍趨勢：從屬謂語更偏向用靜態體貌詞。

本節開頭談到，粵語“有”後的 VP 也是相對接納靜態體貌詞“過”“喺度”“住”，排斥動態體貌詞“咗”“緊”，這種情況提示了“有”後的 VP 應該是一種去句化的從屬性 VP。李如龍（1986: 79）繼承袁家驊等（2001 [1960]）的看法，主張閩南語“有 VP”跟“會 VP”一樣是述賓結構。其他東南漢語的“有 VP”應該是相同的句法結構，即“有”後的 VP 類似於（7a）（8）的情況，是助動詞“有”的謂詞性賓語。謂詞性賓語具有指稱性，是公認的名物化 VP。粵語裡“有”後 VP 對各種體貌詞的接受狀況支持這種 VP 具有名物性。總結起來，“V+ 靜態體貌詞”是抽象的靜態謂語，容易實現名物化，它便相容於“有”後具有名物性的句法位置，所以，粵語“有”後 VP 最易接納的體貌詞是“過”，其次是“住”“喺度”；“V+ 動態體貌詞”是語法上的動態謂語，難以實現名物化，它跟“有”後位置的名物性是衝突的，於是，粵語“有”後 VP 最排斥的體貌詞是“咗”“緊”。

或有方家指出，既然承認“有”“會”是助動詞，便不宜說它們的 VP 具有名物性。其實，按照傳統的句法分析，助動詞所轄的 VP 就被認為具備一定的名物性。助動詞在語法化程度上處於謂賓動詞（如普通話的“喜歡”“進行”）和副詞（如普通話的“馬上”“也許”）之間，而朱德熙（1981）證明，“助動詞+VP”跟“謂賓動詞+VP”（如“<普>喜歡打球”）一樣屬於述賓結構，不是“副詞+VP”（如“<普>馬上打球”）那樣的狀中結構。這表明助動詞在句法性質上更接近謂賓動詞。謂賓動詞的賓語 VP 被公認為具有名物性，那麼，助動詞所轄的 VP 應該也具有一定的名物性。因此，說“有”“會”是助動詞與將它們的 VP 看作名物化成分並不衝突。值得說明的是，助動詞的賓語 VP 在名物性程度上大概不及謂賓動詞的賓語 VP，不同句法位置上的名物化 VP 應該存在一個名物性程度的等級序列。比如，普通話的定語從句要用名詞化標記“的₃”，如“<普>用掃把打看門狗的那個人”，其 VP 被不少行家認為具有一定的名物性，但其名物性程度要低於典型的謂詞性賓語，這表現為定語從句的 VP 比謂詞性賓語更容易帶上體貌詞，見“<普>用掃把打了看門狗的那個人”。

表 2 的體貌詞分類同樣適用於普通話的對應體貌詞，而漢語的多數方言都有一套大致對應於普通話“過”“著”“在”“了”的體貌詞。⁶ 東南漢語裡“有”最易搭配的體貌詞是“過”類詞，在一部分情況下能搭配“著”“在”類詞，極少有能搭配“了₁”類詞的，如“<汕頭> 伊前日（*有）睇了₁ 三本書_{他前天看了三本書}”。總之，各種體貌詞進入“有 VP”的傾向性（由高到低）序列是：“過_{經歷體}”類詞 > “著_{靜態}、在_{進行體}”類詞 > “了₁、著_{動態}”類詞。這個序列的語義動因可以採用本節對粵語體貌詞的理論解釋。不過，南部吳語和閩語的“了₁”類詞語法化程度偏低，其“有”搭配時體貌詞的表現看似形成上述趨勢的例外，簡述如下。

丁健（2020b: 327）顯示浙江路橋話（南部吳語）有時可以用“有 +V 爻”，例證如“<路橋> 張明個件衣裳有洗爻_{張明是洗了這件衣服}”，它看似是“有 +V 了₁”類格式，但該格式中“爻”並非成熟的體貌助詞。潘悟雲（1996: 262）顯示，溫州話的“爻”（與路橋話“爻”同源）句法自由度遠不及普通話的“了₁”，它不能搭配靜態謂詞或積極義動詞，該詞在看似“了₁”的用法裡也有“消失”這種詞彙義。可見，這個“爻”近似於結果補語。丁健（2020a: 106–109）指出，路橋話的“爻”在語法化程度上遠低於普通話的“了₁”，它保留了詞彙上的完結義，還能作能性述補式的補語，所以“爻”大致是一個完結體（completive）標記。這些語法描述透露出“爻”在相當的程度上接近於普通話的動相補語（phase complement）“掉”。因此，這些南部吳語的“有 +V 爻”相當於“有 + 動結式（詞彙性 VP）”，這並不違反“‘有’最排斥‘了₁’類詞”的基本趨勢。

閩語的完整體標記不發達，如“<廈門> 伊昨日看三本冊_{他昨天看了三本書}”不能用任何“了”類詞。或有學者指出，閩語沒有“有 +V 了₁”類格式源於該區方言沒有真正的“了₁”類詞。閩南語的“了”類詞（一般記作“啉”）確實分佈範圍偏窄，而閩南語有很多表達用“V 啉”，卻從不用“有 +V 啉”。這支持東南漢語裡“有 +V 了₁”類格式是最難成立的“有 VP”式。

3.2. “有”後 VP 對詞彙情狀的限制

粵語“有”後的 VP 在多數用法中不帶體貌詞，其純詞彙性 VP 只能是動態 VP，這個動態 VP 是終結性的“做完功課”或非終結性的“食煙_{抽煙}”均可，如（10）。

⁶ 本段所言僅代表漢語的一個基本趨勢，而各方言的體貌詞系統存在一定差異。北方方言表達持續性事件不能用“在 VP”格式，而是用“VP 呢”；不少南方方言沒有對應於普通話“著_{動態}”的詞尾形式；閩南話的經歷體標記以副詞“捌”（類似普通話的副詞“曾經”）為主，可參考湯廷池等（1997: 286）。

(10) 粵語“有”接受動態 VP :

- a. 阿樂有做完功課。aa3 lok6 jau5 zou6 jyun4 gung1 fo3. (< 普 > 阿樂做完了功課了。)
- b. 阿發有話畀我知。aa3 faat3 jau5 waa6 bei2 ngo5 zi1. (< 普 > 阿發是告訴我的了。)
- c. 嗰日我有食兩碗面。go2 jat6 ngo5 jau5 sik6 loeng5 wun2 min6. (< 普 > 那天我是吃了兩碗面。)

粵語“有”後的詞彙性 VP 不能是任何靜態 VP，它既不能是表示階段性狀態 (stage-level) 的“想_心打算……”“開心”，也不能是表示恆常性狀態 (individual-level) 的“中意_{喜歡}……”“聰明”，見 (11)。

(11) 粵語“有”排斥靜態 VP :

- a. 嗰日我 (* 有) 想去睇比賽。go2 jat6 ngo5 (*jau5) soeng2 heoi3 tai2 bei2 coi3. (< 普 > 那天我是想去看比賽。)
- b. 阿發 (* 有) 中意你嘅。aa3 faat3 (*jau5) zung1 ji3 nei5 ge3. (< 普 > 阿發是喜歡你的。)
- c. 阿樂 (* 有) / 係聰明嘅。aa3 lok6 (*jau5) / hai6 cung1 ming4 ge3. (< 普 > 阿樂是聰明的。)

注意，“< 粵 > 佢有開心到_{他是變開心了}” (Lee 2018: 114) 並非“有 + 靜態 VP”式，該句的“開心到”是“靜態 V+ 動相補語”，它是動結式，屬於表示狀態變化的動態 VP。其他東南漢語裡“有”總是能帶動態 VP，該詞只在一部分南部吳語、客語、閩語裡還能接靜態 VP，見 (12)，特別是閩客方言的“有 + 形容詞”式 (例 (12b)) 在其他方言中不常見。⁷

(12) 其他方言還有“有 + 靜態 VP” :

- a. < 溫州 > 渠有想走去考大學_{他想去考大學}。(游汝杰 1999: 192) | < 海陸 > 你有識佢無_{你認識他嗎}? (遠藤雅裕 2012)
- b. < 惠州 > 你頭有痛無_{你的頭痛不痛}? (陳淑環、陳小楓 2006: 16) | < 台灣閩語 > Tann 有 khah 勇健啦_{現在比較健康啦}。(曹逢甫 1998: 324)

⁷ 粵語通常用“係_是 + 靜態 VP + 嘅_的”來表達閩南語“有 + 靜態 VP”的意義，因為“是”“的”和“有”存在情態義上的共性 (范曉蕾 2020: 204)。

總之，“有 + 動態 VP”比“有 + 靜態 VP”更強勢，這符合“有”後 VP 具有名物性的判斷，如下段所述。

概念上，NP 所指的物體默認是恒常存在、不隨時間而變的，而靜態 VP 所述的靜態事件無時間界限，也是默認恒常存在，缺乏時間變化性。所以，靜態 VP 跟 NP 在概念上更相通，一個 VP 的靜態性和名物性應該是高度一致的。由此推導，靜態 VP 自身就能傳遞名物性的意義，理論上它可免去名物化標記，此乃經濟性原則（economy principle）使然。相反，動態 VP 所述的動態事件默認有時間界限，富於時間變化性，所以，動態 VP 跟 NP 的概念近似度很低。那麼，動態 VP 若要詮釋為一個名物化成分，它必須有顯性的語法標記。上文談到助動詞“有”之後的句法位置可看作名物化標記，既然動態 VP 比靜態 VP 更需要名物化標記，那麼“有 + 動態 VP”理應是一個強勢組合，動態 VP 要依賴“有”標示出其名物性。

總結起來，東南漢語裡助動詞“有”都能搭配動態 VP（如連城客家話），絕大多數方言的“有”也都能搭配“V 過_{經歷體}”（如粵語），該詞在一部分方言裡還能搭配靜態 VP（如閩南語），但極少有能搭配“V 了_{完整體}”類格式的。那麼，“有”偏向搭配的 VP 類型呈現（13）這樣的優先等級序列。

- (13) 詞彙性的動態 VP（“學英文”）> 語法性的靜態謂語（“學過英文”）> 詞彙性的靜態 VP（“認識他”）> 語法性的動態謂語（“學了英文”）

這個事實呈現出一個看似矛盾的格局：對於詞彙性 VP，“有”傾向搭配動態 VP，其次才是靜態 VP；對於含體貌詞的語法性謂語，“有”偏向搭配靜態謂語，極其排斥動態謂語。這種情況是可解釋的。我們認為，漢語謂語的“靜態性→動態性”是一個連續統，詞彙性 VP 和語法性謂語在情狀上存在可比性。語法性謂語由於帶體貌詞，其所述事件就被關注於內部過程的特定階段（起始點 / 持續段 / 終結點），而事件被聚焦於內部的特定階段意味著勻質性變差，即動態性提高。由此推知，語法性謂語的動態性在整體上高於任何詞彙性 VP，體貌偏靜態的“V 過”也要比詞彙性動態 VP 更具有動態性。因此，各類謂語按情狀的靜態性從高到低排序是（14）。

- (14) 詞彙性的靜態 VP（“認識他”）> 詞彙性的動態 VP（“學英文”）> 語法性的靜態謂語（“學過英文”）> 語法性的動態謂語（“學了英文”）

（13）顯示，“有”促成的 VP 名物化操作最易作用於（14）連續統的中間部分，即“學英文”“學過英文”類的謂語，這有功能動因。

理論邏輯上，語法標記 t 要用於概念上相容的 VP，它理應最排斥概念上完全衝突的 VP；對於概念上相容的 VP，語法標記 t 優先用於跟 t 語義有一定偏差而最需要 t

標記的 VP，其次才用於跟 t 語義最近似、相對無需 t 標記的 VP。簡言之，語法標記 t 優先搭配概念上相容並需要 t 語義的 VP，其次用於概念上相容但無需 t 語義的 VP，最難用於概念上相衝突的 VP。這個趨勢可以用漢語的非完整體標記“著”來解釋。助詞“著”標示了事件的持續性，它所搭配的 VP 必須有持續段，所以，達成情狀（achievements）的 VP（如“摔倒”“死”）由於只有終結點而難以搭配“著”。普通話的例證如（15a），方言裡也少見“*張三摔倒著_{張三（摔了跟頭）倒在地}”一類的說法。

(15) 普通話“著”所搭配的 VP 類型：

- a. [達成 VP] 張三摔倒了 / (*著)。 | 魚死了 / (*著)。
- b. [動態持續性 VP] 張三正吃著那個蘋果呢。 | 媽媽這兩年學著英語呢。
- c. [靜態 VP] 張三像 (*著) 他媽媽。 | 張三是 (*著) 校長。

含有持續段的詞彙性 VP 包括靜態 VP（如“像媽媽”）和動態持續性 VP，理論上它們都能搭配“著”。普通話及各方言裡，典型的動態持續性 VP 都能搭配“著”，見（15b），但是，最典型的靜態 VP 反而排斥“著”，見（15c）。靜態 VP 具有持續段，為何不容易搭配“著”呢？這應該是因為靜態 VP 在情狀上只有持續段，沒有起始點和終結點，它默認被詮釋為恒久持續的事件，理論上是最不需要持續體標記的 VP。相反，動態持續性 VP（如“吃飯”）不僅有持續段，還默認有起始點和終結點，它若要被解讀為一個持續性事件，就需要持續體標記來凸顯其持續段，從而排除事件起始、事件終結等其他解讀的可能。不過，“著”和靜態 VP 畢竟是概念相容的，搭配式“靜態 VP+著”具有理論的可能性，這在漢語方言裡也找到案例，“著”在一部分西北方言中可搭配靜態 VP，例證如“<西寧>張三把家媽媽像著_{張三像他媽媽}”。綜合看來，漢語持續體助詞“著”搭配各種 VP 的優先等級是：動態持續性 VP > 靜態 VP > 達成 VP。這三種 VP 按照事件持續性從高到低排列的等級序列是：靜態 VP > 動態持續性 VP > 達成 VP。可見，持續體標記“著”最容易作用於該等級序列的中間部分“動態持續性 VP”。

基於上述理論認識，就可解釋東南漢語“有”搭配各種 VP 的優先等級為何是（13）。我們的基本主張是“有”後的 VP 具有名物性，這種性質制約了 VP 的情狀類型，因為不同類型的 VP 實現名物化的難易度存在差異。一方面，含有時體詞的語法性謂語並非都能名物化，有些時體標記跟名物性所蘊含的靜態屬性是衝突的。漢語裡，帶“了_{1完整體}”類詞的動態謂語（如“學了英語”）表達了動態變化性最強的事件，這種情狀特點跟名物性完全衝突，“有+V了₁”類格式就成為理論上最不可能的格式，它正是東南漢語中最少見的“有 VP”格式。另一方面，不含時體詞的詞彙性謂語在理論上都能實現名物化，因為純詞彙性的 VP 都能詮釋為不涉及時間過程的事件類（event type）（而非關涉特定時間的事件例（event token）），所以動態 VP “學英語”和靜態 VP “認識他”跟名物性都是概念相容的。但是，不同情狀的詞彙性 VP 對名物化標記的需求度存在差異。靜態 VP 自身就能傳遞名物性的靜態意義，

它可免去名物化標記，而動態 VP 更需要顯性的名物化標記來讓自身詮釋為一個抽象的靜態謂語（見上文）。於是，“有 + 詞彙性的動態 VP” 成為各方言“有 VP” 中最常見的組合。再看，靜態 VP 和名物性畢竟概念相容，所以“有 + 詞彙性的靜態 VP” 也存在於一部分方言。如此一來，東南漢語裡“有”為何最易搭配（14）連續統的中間部分，就得到解釋。

對於東南漢語裡“有 + 動態 VP” 比“有 + 靜態 VP” 更強勢的現象，理論上也有另一動因——頻率效應。Bybee (2007) 發現，語言發展中，使用頻率高的成分容易變化，使用頻率偏低的成分不易變化。談話表述事件時，動態 VP 的使用頻率顯然要高於靜態 VP。那麼，當演變“有 NP → 有 VP” 發生時，在語義相容於“有”的所有 VP 中，動態 VP 應該是最早進入新格式“有 VP” 的，後來才是靜態 VP 進入該格式。所以，在可用“有 VP” 式的東南漢語裡，各個方言的“有” 都能搭配動態 VP，只有一部分方言的“有” 兼能搭配靜態 VP。

3.3. “有” 編碼存在體

上文證明，粵語“有” 後的 VP 即使是一個詞彙性動態 VP，它語法上也是一個靜態性的名物化 VP。“有” 自身的情狀特點又如何？理論上“有” 應該保留了其詞源“領有” 義的靜態屬性。語篇裡靜態事件句偏向作背景句（Hopper 1979），而“有 VP” 在敘事語篇中確實偏向作補充故事主線的背景句（范曉蕾（待刊）），這支持該格式具有靜態性。因此，“有 VP” 整體上是一個抽象的靜態謂語（即使其 VP 指動態行為），它表述“存在” VP 所述的這種事件。這樣看，施其生（1996: 28）將粵閩客方言“有 VP” 的意義描述為“有這麼一回事”，是很有見地的。“有” 的靜態屬性可採用范曉蕾（2017: 573）的語義描述：編碼了存在體（*existentiality*），用於表示事件類的靜態存在，不是事件例的動態出現。

“有” 的存在體特徵繼承自其詞源動詞“有_{領有}” 的情狀屬性，這可聯繫郭銳（1997: 164）對普通話“沒” 兩種功能的統一闡釋：“‘沒’ 有兩種基本用法，一是對事物的存在的否定，二是對過程性成分的否定，如果不考慮‘沒（有）’ 的詞性，這兩種用法從更高層次上說是相通的……過程性成分表示了事件的存在，對過程性成分的否定也就是對事件存在的否定。即‘沒（有）’ 是對存在的否定，包括對事物存在和事件存在的否定。” 不過，郭銳說的過程性成分既包括動態體貌詞“了₁” “著”，也包括靜態體貌詞“過” “在”，而這兩組體貌詞在“沒 VP” 中的出現狀況是不同的，⁸ 郭銳將這兩組體貌詞統一詮釋為“事件存在” 的說法不夠精確。我們將“有/沒 VP” 所

⁸ 普通話裡，“沒” 雖然很難搭配動態體貌詞“了₁” “著_{動態}”，但可以搭配“過” “在”，例句如“他沒吃過苦” “他剛才沒在寫作業啊”。可見，否定詞“沒” 也是排斥動態體貌詞，可接受靜態體貌詞，詳見第 5 節。

關涉的“事件存在”詮釋為：通過 VP 的名物化，令所述事件實現語法上的靜態化。當然，粵語裡“V 過”“喺度 VP”本身是語法性的靜態謂語，它們無需存在體標記來促成格式的靜態化，它們搭配“有”是需要該詞的肯定強調義。

漢語學界對“有”是否編碼了體貌義尚存爭議。鄭敏惠（2009: 94–95）認為福州話的“有”不含體貌義，理由是它能搭配經歷體助詞或進行體標記；Lee（2018: 101）同樣依據粵語“有”可以搭配“過”“開”“住”等體貌詞而主張該詞不涉及體貌義。這種主張的理由並不成立，漢語的一個常態是兩個意義有別的時體詞可以共現於一個句子中，統轄單個 VP 的時體詞可以搭配統轄全句（可包含多個 VP）的時體詞。比如，普通話裡“了₁”“過”“著”“在”都可以搭配句末助詞“了₂”（例句“<普>他吃過苦頭了”），“在”“著”都可以搭配句末助詞“呢_{非完整體}”⁹（例句“<普>他正在吃著飯呢”）。再看，（13）展示了東南漢語的“有”對各個體貌詞存在不同的排斥度，這表明“有”關涉了體貌義。其實，鄭敏惠（2009: 95–96）談到福州話的“有”是有靜態性的非過程成分（不同於普通話“了₁”），這個語義定位接近我們說的“存在體”。如上文所言，“有”屬於廣義上的靜態謂詞，其後 VP 又是一個名物化成分，“有 VP”在情狀體貌上類似於“有_{領有} NP”，換言之，“有”給整個謂語帶來了一個體貌效果“靜態性”。

“有”的存在體意義不涉及事件的終結性及特定性，它所轄的 VP 不僅是指終結性事件、非終結事件均可，也是指單次性的特定事件、多次性的慣常事件均可。這種特點令一些“有 + 非終結性 VP”句存在歧義。例如，“<粵>佢有食煙”既能表示他在某個時刻抽完了煙，也能表示他在某個時刻正抽著煙，還能表示他在某段時期有抽煙的習慣，其具體解讀依賴於語境而定。東南漢語的“有 VP”都是指終結性事件、非終結性事件均可，這造成“有 VP”句對譯為普通話的“V 了”句及“在 VP”句的情況都存在。

存在體不見於普通語言學的討論，該意義或許缺乏跨語言的普遍性，但這不足以說明漢語裡設立“存在體”不合適。時體功能是跨語言平行性很差的語法範疇（參見范曉蕾（2021: 22）），很多語言的體貌範疇頗具個性，時體範疇的跨語言比較就成為執行難度極高的課題。因此，在某個語言族群裡設立獨特的體貌義是在所難免的。

也有文獻用“存在”來刻畫東南漢語“有”的意義，但這些文獻所說的“存在”內涵上不同於本文的存在體。Cheng（1979: 169）主張閩南語“有”標誌一個事件在

⁹ 普通話的句末助詞“呢”是多功能的，它有標示非完整體的功能（例句“我正吃飯呢”），還有標示強語氣的功能（例句“我才不想理他呢！”）。這兩種功能的“呢”有一個句法差異：“呢_{非完整體}”是完句詞，句子去掉它後會難以完句，而句子去掉“呢_{語氣}”後不干擾完句。

時間流程中存在過，¹⁰ 曹逢甫、鄭縈（1995）參考這一論述提出“有”引出過去事件和現在狀態的用法都標記了存在貌，這兩個文獻裡的“存在”其實指事態在說話時已然實現——即絕對非將來時，此義屬於時制範疇。遠藤雅裕（2012）提出海陸客語編碼了木村英樹所說的“存在體”，它是指普通話“了₁”“了₂”“著”“呢”等各種時體詞的體貌義的上位範疇，因為木村英樹認為，“了₁”“了₂”表示時間領域的存在（參照時間之前存在的事件），“著”“呢”表示空間領域的存在（現在存在的事件）。本文的存在體不是任何體貌義的上位範疇，而是與經歷體等靜態體貌義相容、與完整體等動態體貌義相對立的一種體貌義，它指所述事件具有語法情狀上的靜態性。Lee（2018）承認粵語“有”編碼了存在義（existence），卻未解釋該意義的內涵及所指，其行文似是將它闡釋為“（事件）發生”（occurrence）。吳越（2020: 287）提出，南部吳語“有”的核心語義是存在，該詞“強化了先存的命題，屬於認識情態”。吳越將其“存在”歸為情態義，不是體貌義。

雖然“有”的存在體跟其源頭動詞“有_{領有}”的詞彙義密切相系，但事件存在和事物存在畢竟不同。粵語裡，“有VP”和“有_{領有}NP”有一個句法差異：前者不能搭配句末時體詞“喇_{了2}”，如“<粵>佢有食早餐（*喇）_{他吃過早餐了}”，後者可以搭配“喇”，如“<粵>佢有錢喇_{他有錢了}”。“*有VP+喇”的共現衝突有兩個可能的原因：一是“有”編碼了肯定強調義，此義跟“喇”的語義存在矛盾；二是第4節所論，“有”和“喇”都編碼了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均能促成完句，而語法作用相當的兩個詞會排斥共現。第一種可能大概更有道理，第二種可能還要證明漢語的句子不能包含兩個完句詞。

4. 時制義：相對非將來

東南漢語的“有”最常用於表達過去已完成的事件，但多部文獻主張該詞不含時制義。李如龍（1986: 79）強調閩南話“有”跟何時發生動作、動作是否完成並無關係；施其生（1996: 27）談到，汕頭話、廣州話的“有”雖多表述已然事件，卻不排斥未然事件，其意義不是“已”；遠藤雅裕（2012）提出，海陸客語“有”只表示動作行為的存在或發生，無關乎動作的完成或說話時間。上述爭議在一定程度上源於“有”在方言間的用法差異。但我們發現，東南漢語的“有”皆是表達非將來事件很自由，表達將來事件很受限。這種事實提示該詞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粵語的情況即可證明。

¹⁰ 原文是“*You* 有 marks the existence of an event within the temporal setting”。

4.1. 時間範圍

粵語的“有”主要用於表達特定時間發生的非將來事件 (§ 2)，這包括過去已停止的事件和現在正持續的事件，這提示該詞可能編碼了非將來時。粵語的“有”還能有條件地用於慣常事件句和將來事件句，而這種用法的“有 VP”跟“非將來”有密切聯繫。

粵語的“有 VP”可以表達頻率性的慣常事件，如 (16)。慣常事件看似無固定的時制義，但 (16) 這種頻率性的慣常事件都有現實實例，它們指從前至今不斷重複發生的規律習性，這種慣常句的“有”仍聯繫著非將來時。

(16) 粵語“有 VP”表達頻率性慣常：

- a. 佢好孝順，成日都有去探佢媽媽嘅。keoi5 hou2 haau3 seon6, sing4 jat6 dou1 jau5 heoi3 taam3 keoi5 maal maal ge3. (< 普 > 他很孝順，經常會去看他媽媽的。)
- b. 我每日都有食兩個蘋果㗎。ngo5 mui5 jat6 dou1 jau5 sik6 loeng5 go3 pan4 gwo2 gaa3. (< 普 > 我每天都吃兩個蘋果。)
- c. 街口嗰間超級市場夜晚都有開門嘅。gaail hau2 go2 gaan1 ciul kap1 fat1 coeng4 je6 maan5 dou1 jau5 hoil mun4 ge3. (< 普 > 街口那間超市夜裡都會開門的。)

粵語的“有”無法用於敘述將來狀況的慣常句，例證如“< 粵 > 下個禮拜開始，我就每日都 (* 有) 食兩個蘋果”，這說明“有”跟將來時是衝突的。另外，“有 VP”還能表達習性職業方面的慣常事件，見 (17)。

(17) 粵語“有 VP”表達習性職業類的慣常事件：

- a. 阿發真係中學老師咩？aa3 faat3 zan1 hai6 zung1 hok6 lou5 sil mel?—係呀，佢有教中學㗎。hai6 aa1, keoi5 jau5 gaau3 zung1 hok6 gaa3. (< 普 > 阿發真的是中學老師嗎？——是啊，他是教中學的。)
- b. 阿發有食開煙㗎嘛，身體又點會好呢？aa3 faat3 jau5 sik6 hoil jin1 gaa3 maal, san1 tai2 jau6 dim2 wui6 hou2 nei4? (< 普 > 阿發一直都抽煙，身體有怎麼會好呢？)

這類帶“有”的慣常事件句也是必須有現實實例，(17a) 的“有教中學”表示阿發已經在中學任教了（不是尚未入職的階段）。相反，不帶“有”的慣常句“< 粵 > 阿發教中學嘅_{阿發教中學}”用於介紹阿發的職業時，可以指這樣的情景：阿發即將從大學畢業，剛找到一份中學老師的工作，目前處於尚未入職的階段，所以阿發還沒有實際教過中

學。但是，指這種情景的慣常句不能用“有”，這說明“有 VP”表示 VP 所述的事件是已然發生的。“有 VP”表達慣常事件的這些解讀限制都意味著“有”大概編碼了絕對非將來時。

不過，粵語的“有 VP”也能表述將來事件，只是這種用法限於假設條件句，見（18）。這平行於曹逢甫（1998）所述的台灣閩南語“有 VP”表達將來事件限於條件句的現象。

（18）粵語“有 VP”表述將來事件限於假設條件句：

- a. 下個星期開始，如果*（有）做核酸，就可以去旅行。haa6 go3 sing1 kei4 hoil ci2, jyu4 gwo2 *(jau5) zou6 hat6 syun1, zau6 ho2 ji5 heoi3 lei5 hang4.
（<普>下個星期以後，如果做了核酸，就可以旅行去。）
- b. 聽日老師如果（有）問你問題，就證明佢睇得起你。ting1 jat6 lou5 si1 jyu4 gwo2 (jau5) man6 nei5 man6 tai4, zau6 zing3 ming4 keoi5 tai2 dak1 hei2 nei5.
（<普>明天老師如果問你問題，就證明他看得起你。）

假設條件句總是蘊含相對過去的時間關係，因為它所述的事件會參照於表結果 / 結論的後續主句所述的事件，在這種參照關係中，假設條件句的事件在時間或邏輯上必然是預先存在的狀況，是一種相對過去。可見，假設條件句中的“有”總是聯繫一種“非將來時”——相對非將來時。

總結起來，粵語的“有 VP”若在主句中表達特定事件，只能是絕對非將來的事件；它若表達慣常事件，只能是有現實實例的狀況，這同樣是聯繫絕對非將來時的用法；該格式表達將來事件的用法限於假設條件句，這是表達相對非將來的狀況。理論上，絕對非將來時可以歸入相對非將來時，前者只是參照時間為說話時間罷了。可以說，粵語的“有”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

客語、閩語、南部吳語的一些方言裡“有 VP”還能在主句裡表達將來事件，見（19）。遠藤雅裕（2012）主張，海陸客語裡這種用法的“有”仍反映了主觀上的已然：說話人判斷這個將來事件一定會成為事實。這個說法有其道理，卻缺乏形式證據。

（19）部分方言裡“有 VP”在主句中表述計劃性將來：

- a. <海陸>天光日口 [lia⁵⁵] 個時節佢應該有到臺北明天這個時候他應該到臺北了。（遠藤雅裕 2012）
- b. <晉江>伊明旦有卜出差他明天是要出差的。
- c. <福州>明旦伊有來明天他來，我無來我不來。（鄭敏惠 2009: 94）
- d. <溫州>後日後天是元旦，學堂裡有放假學校會放假。（游汝杰 1999: 190）

范曉蕾 (2020: 198) 發現，如果本方言選用“會 VP”類格式表達將來事件，¹¹ 那麼主句裡“有 VP”所表達的將來事件只能是可控的計劃性將來 (schedule-based future)，如 (19) 中“到臺北”“出差”“放假”都是置於計劃安排中的行為。這些方言裡，主句若要表達無法掌控的預測性將來 (prediction-based future)，如“小王明年會考上大學的”一類的意義，則不能用“有 VP”，只能用“會 VP”。其實，計劃性將來是將來時範疇中的非典型成員，它概念上聯繫著現在時，“有 VP”所表達的計劃性將來可詮釋為：說話時存在“VP”的計劃或願望——這仍是說話時刻已存在的“非將來事件”。可以說，這種“有”也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再看，這些方言裡雖然“會 VP”類格式也能表達計劃性將來，但 (19) 的“有 VP”受到更多的語篇限制，它不像“會 VP”那樣能自由表達將來事件 (筆者調查)。而“有”之所以受到更多的語篇限制，大概源於它還編碼了肯定強調義。

吳越 (2020: 285) 談到，南部吳語的“有 VP”所表達的將來事件必須是“基於一定事實例證或一般規律的判斷”。該語義描述透露出，南部吳語裡“有”表達的未然事件只能是有現實實例的慣常事件或可控的計劃性事件。這符合上文的觀察，這個“有”應該涉及了相對非將來時。

鄭敏惠 (2009: 94) 否認閩語“有”蘊含時制義，其依據是：該詞不止用於表過去事件，還能表當前狀態、慣常事件和將來事件。但上文顯示，當前狀態跟過去事件一樣屬於非將來事件；“有”所述的慣常事件必須有現實實例，它所述的將來事件限於假設條件句或已然安排好的計劃性將來，這些事件都可詮釋出相對非將來的時間關係。綜合看來，很多東南方言的“有”確實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這一結論不僅支持湯廷池等 (1997) 用“已經”一詞來刻畫該詞的意義，也深化了對該詞時制屬性的認識。

4.2. 完句作用

東南漢語“有”的相對非將來時應該聯繫著它的完句作用。粵語的“有”可促成完句，如“<粵>阿發*(有)教中學_{阿發教中學}”去掉“有”則無法成句。鄭敏惠 (2009: 97) 顯示福州話的“有”也可促成完句。東南漢語“有”的完句作用還有一項表現，閩南語的形容詞謂語句既有“有+形容詞”，見 (20a)，也有“野_{程度副詞}+形容詞”，見 (20b)，但這種句子不能同時用“有”和程度副詞，見 (20c)。

¹¹ 有些東南方言裡“會 VP”不能表達任何將來事件，如蓮花贛語 (胡小娟 2020)，本段所述不適用於這種方言。

(20) 福建晉江話“有”和程度副詞不能共現：

- a. [有 + 形容詞] 阿梅有水。(< 普 > 小梅是漂亮的。)
- b. [程度副詞 + 形容詞] 阿梅野水。(< 普 > 小梅很漂亮。)
- c. * 阿梅有野 / 野有水。(< 普 > 小梅是很漂亮的。)

漢語的形容詞謂語句裡，程度副詞被公認為有完句作用，如“< 普 > 小王 * (很) 漂亮”去掉“很”便不能完句，閩南語的情況相若。那麼，閩南語裡“有”和程度副詞難以共現，大概是因為它們都是完句詞，¹² 句法作用相同的成分會排斥共現。

已有文獻主張，現代漢語的動態事件句若要完句，必須依賴於一些時體詞。Tsai (2008) 認為，普通話的“了₂”“在_{進行體}”“過_{經歷體}”在句法樹上處於外層體貌 (outer aspect) 的節點，它們可以向上移到時制節點來錨定事件的時間位置，從而促成完句。這些外層體貌詞有什麼語義特點？范曉蕾 (2021: 262–265) 提出，普通話裡能令動態事件句完句的時體詞都編碼了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時制義”，這種時制義決定了全句所述事件的時間位置，而一個動態事件句若在語法上被標示了整句的相對時製義，便足以完句。比如，時體詞“了₂”“呢_{非完整體}”和否定詞“沒”令句子只能表達相對非將來事件，它們都編碼了針對全句的相對非將來時，於是，這些詞可促成一個現實句單獨表述事件——即完句。再如，情態詞“會”令句子只能表達相對將來事件 (劉小梅 1997: 40–51, 56)，該詞編碼了統攝全句的相對將來時 (relative future)，所以，很多非現實句的完句要依賴“會”，將來事件句“明年他 * (會) 考上大學”去掉“會”則無法單獨報導事件。對普通話完句現象的這種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延到粵語，粵語的“喇_{了₂}”“冇_沒”“會”也是編碼了相對時製義的完句詞。由此分析，東南漢語的“有”有完句作用大概源於它編碼了關涉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

4.3. 時體特徵之間的聯繫

以往文獻慣用單一的意義標籤來界定東南漢語“有”在 (1) 中的用法，我們主張：該詞不僅有“肯定強調”一類的情態義，還兼有體貌義“存在體”和時制義“相對非將來”。由上文分析可知，粵語“有 VP”的意義是說話人強調這樣一個事件：在參照時間 (默認說話時間) 上已然存在動態行為“VP” (該行為已停止或正持續)。

我們推斷，存在體是“有”的核心義，此義或是衍生“有”相對非將來義的源頭。理論上，存在體是呈現“事件存在”這種靜態情狀，靜態情狀容易聯繫上語用隱含義“事件具有現實性 (真實發生)”，而最典型的現實性事件就是非將來事件。於是，

¹²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程度副詞 + 形容詞”難以實現名物化，故而排斥“有”之後的句法位置。

存在體大有潛力衍生出相對非將來時，這個特徵衍生過程可構擬為：存在體→現實性→絕對非將來時→相對非將來時。

不過，存在體與相對非將來時之間只是語用隱含關係，沒有邏輯衍推關係，蘊含存在體的語法形式未必都有相對非將來時的意義。§ 3.1 談到，粵語裡表將來事件的“會 VP”跟“有 VP”一樣都是“助動詞+謂詞性賓語”結構，它們的 VP 接納靜態體貌詞的趨勢是相同的，這提示助動詞“會”應該也編碼了存在體（其後 VP 是名物化成分），范曉蕾（2017: 585）就主張東南漢語的“會”蘊含了靜態性，但該詞被公認為編碼了相對將來時。可見，存在體和相對非將來時是兩個互相獨立的語義特徵，必須分別刻畫。

至此可討論一個類型學家關心的問題：東南漢語的“有 VP”和英語的完成體形式“have V-ed”在時體義上有何異同？體貌上，兩者的詞源義均是靜態行為“領有”，這導致它們情狀上都有抽象的靜態性。不過，我們難以衡量它們的體貌異同點，因為漢語和英語的體貌範疇相差巨大，這種整體格局的差異勢必影響“有 VP”和“have V-ed”的語義差異。時制上，兩者都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然而，“有 VP”不能搭配漢語的將來時標記“會”（“*會有 VP”不合法），“have V-ed”可以搭配英語的將來時標記“will”（有“will have done”句），這提示了兩者的相對非將來時或有差異。總之，這兩個語法格式有相似點，但不宜簡單類比。

5. 重審普通話的“沒”

北方漢語沒有“有 VP”，卻保留了其否定式“沒 VP”，漢語各方言都有存在否定詞。所以，本文對“有”的語義分析可以類推到普通話的否定詞“沒”上。

普通話“沒”編碼了§ 4.1 說的相對非將來時。蔡維天（2010: 211）指出，“沒”是已然否定詞，它跟時制詞組（TP）的中心語綁在一起。范曉蕾（2020: 168–169）又主張，“沒”編碼了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這導致該詞能促成完句。“沒”要引出將來事件也偏向在假設條件句裡（白荃 2000: 22），見（21），這平行於很多東南漢語的“有”。

(21) 普通話“沒 VP”表將來事件偏向在條件句：

- a. 要是他明天沒來上班，就開除他。
- b. 我們不能沒想清楚就胡說八道。

普通話“沒”還編碼了§ 3.3 說的存在體，其後 VP 是名物化成分。學界皆知，“沒”自由搭配動態 VP，排斥典型的靜態 VP，例證如“以前他（*沒）/不是校長”。再者，

“沒”搭配各類體貌詞的傾向存在差異：它自由搭配“過”，也能搭配“在”“著_{靜態}”，見(22a)，但“沒”很難搭配“了₁”“著_{動態}”，見(22b)。

(22) 普通話“沒”搭配各種體貌詞的差異：

- a. 他還沒見過世面。| 你沒在寫作業嗎？| 他沒站著，一直坐著呢。
- b. 昨天他沒見(*了)老師。| 你沒寫(*著)作業嗎？

普通話“沒”對其後VP的這些限制跟粵語的“有”是平行的，所以，§ 3.3對粵語“有”的存在體定位也適用於“沒”。Lin (2003: 438)提出，“沒”表示一個行為(event)不存在和未實現，它的補足語VP是沒有內在終結點的。我們同意Lin的判斷方向，本文主張“沒”後的VP是名物化成分，而名物化VP確實沒有語法上的內在終結點。

再看，Lin的判斷依據是：“沒”是“了₁”的否定對應詞，因為二者不能共現，所以兩詞所轄的VP在情狀上是对立的；既然“V了₁”是動態有終結點的，“沒”後的VP便是靜態無終結點的。我們不同意這個判斷依據。Lin的看法其實延續了王士元(1990 [1965])的如下主張：“沒”跟“了₁”是同素異幹交替式，因為“V了₁”的否定式是“沒V”。然而，“V著_{動態}”“VP呢_{非完整體}”“VP了₂”的否定式也是“沒VP”，見(23)，“沒”難以搭配“著_{動態}”“呢”“了₂”。

(23) 普通話“沒VP”對應於多種肯定式：

- a. 他一直吃著中藥呢。⇒ 他一直沒吃(*著)中藥(*呢)。
- b. 去年他考上大學了。⇒ 去年他沒考上大學(*了)。

若沿著王先生的邏輯推進，“沒”跟很多時體詞都是同素異幹交替式。縱然這樣改進王先生的看法，恐怕還要遭到方言學界的反對，東南漢語兼有“有”和“了”類詞，兩類詞的語篇要求和表達效果很不同，因為“有”編碼了肯定強調義，這令它不好類比於任何時體詞。退一步看，若一定將“有”“沒”跟普通話的某個時體詞做類比，最具類比資格的時體詞應該是“了₂”，因為“了₂”跟“有”“沒”一樣都編碼了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它們均可促成完句。相反，“了₁”在句法層級上低於“了₂”(Soh 2008, Tsai 2008)，“了₁”沒有“有”“沒”那樣的完句作用，所以不宜將“了₁”和“沒”看作肯定式與否定式的對應詞。

6. 餘論

儘管東南漢語裡“有”很排斥“了₁”“著_{動態}”類的動態體貌詞(§ 3.1)，但近年來粵語零星出現“有+V咗”“有+V緊”的少數用例，見(24)。

(24) 粵語出現“有+V+動態體貌詞”的搭配：

- a. 我有食咗三碗飯嘍！你點解唔信我呢？ ngo5 jau5 sik6 zo2 saam1 wun2 faan6 gaa3! nei5 dim2 gaai2 m4 seon3 ngo5 nei4? (<普> 我真的吃了三碗飯啊！你為什麼不信我呢？)
- b. 我廣東話唔係好好，覺得冠軍應該要廣東話好好，不過我都有學緊，而家可以交流。 ngo5 gwong2 dung1 waa6 m4 hai6 hou2 hou2, gok3 dak1 gun1 gwan1 jing3 goi1 jiu3 gwong2 dung1 waa6 hou2 hou2, bat1 gwo3 ngo5 dou1 jau5 hok6 gan2, ji4 gaa1 ho2 ji5 gaau1 lau4. (<普> 我廣東話不是很好，我覺得冠軍應該廣東話是很好的，不過我也正在學習，現在可以交流。)

這種用法極為受限，其合法性在母語者中仍飽受質疑。初步觀察，勉強能說的“有+V咗”“有+V緊”用例一般見於表達反駁前文或辯護觀點的強語氣句中，“有”之前往往有副詞“都”“真係”等。(24)代表了東南漢語“有”的一個演變方向：從情態助動詞變向語氣副詞，逐漸能搭配各種時體詞。

本文對粵語“有”的分析應該在相當的程度上適用於其他東南漢語的“有”，但是，特定方言的“有”還需精準分析，因為不同方言的時體態系統會存在一定差異，這勢必導致不同方言中(1)用法的“有”出現區別。表2呈現了三種東南方言裡“有”在VP的搭配範圍 (§ 3.2) 和將來事件的表達 (§ 4.1) 上存在不同，這提示了這三種方言的“有”在具體的語義特徵上有細微差異。

表2 三種漢語方言“有VP”的語法異同點

方言點	詞彙性 VP 的範圍	體貌詞的搭配範圍	事件的時間範圍
香港 (廣府粵語)	動態 VP	不搭配“咗 ₁ ” “喇 ₂ ”	非將來(主句)、相對將來(條件句)
溫州 (南部吳語)	動態 VP、靜態動詞 (如“想”)	可搭配“爻 ₁ ” “罷 ₂ ”	非將來或計劃性將來(主句)、相對將來(條件句)
晉江 (閩南語)	動態 VP、靜態動詞、 形容詞	不搭配“啗 ₁ ” “嘞 ₂ ”	非將來或計劃性將來(主句)、相對將來(條件句)

比如，雖然多數東南漢語裡“有”排斥跟“了₂”類詞共現，見(25a)，但溫州話存在“有VP罷₂”的少數用例，見(25b)。

(25) 東南漢語“有VP”排斥“了₂”類詞：

- a. <晉江> 伊舊年有去日本 (*嘞₂) 他去年去日本了。
 b. <溫州> 渠有坐落罷₂ 他是坐下了。 | 帽有戴起罷₂ 帽子是戴起來了。(游汝杰 1999: 184)
 c. <台灣閩南話> 伊有食早頓矣 他是吃過早飯了。

游汝杰 (1999: 184) 指出溫州話“有 VP 罷_{了2}”的 VP 一般是動趨式，這說明“罷_{了2}”對當中的 VP 有詞彙限制。另外，台灣閩南語還有一個類似“了₂”的語氣詞“矣 ah”，它可以搭配“有”，見 (25c)。或許，溫州話“罷”、閩南語“矣”有別於普通話的“了₂”，這幾個方言的“有”也存在差異，每個方言的情況都有必要單獨考量。

粵語的“有 VP”應該是東南各方言“有 VP”中使用範圍最窄的：凡是粵語“有 VP”能表達的，其他東南方言的“有 VP”一般也能表達，而其他東南方言“有 VP”能表達的，粵語未必可用“有 VP”表達。換個角度看，粵語“有 VP”的功能代表了東南漢語“有 VP”的典型（共性）用法。上文顯示，在“有”強調存在一種相對非將來事件的功能中，粵語只有例 (1) (16) (18) 那樣的“有 + 動態 VP”用法，沒有“有 + 靜態 VP”（例 (12)）和“有 + 計劃性 VP”（例 (19)）的用法。從跨方言差異的角度看，“有”的這兩組用法可看作該詞的不同功能。有些方言的“有 VP”還有其他功能。丁健純 (2008)、羅榮華 (2014) 的研究表明，湖南湘潭話、江西上高話的“有 VP”就有特殊用法，不能歸入上文所論的功能中。丁健 (2020b)、胡小娟 (2020) 顯示，浙江路橋話、江西蓮花話裡“有”完全承擔了普通話助動詞“會_{將來}”的功能，它能自由表達各種將來事件，見 (26)。

(26) 有些方言的“有”等同於普通話的“會_{將來}”：

- a. <路橋> 個缸莧菜股鹽十日湊有臭_{這缸莧菜梗再醃十天會變臭}。(丁健 2020b: 327)
- b. <蓮花> 今暝夜裡冇星星_{今天晚上沒星星}，明暝有落雨_{明天會下雨}。(胡小娟 2020: 236)

可見，很多東南方言的“有”是一個多功能詞，其用法值得深入發掘。

鳴謝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現代漢語的預期範疇”（編號 21DTR03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本研究還受到國家中組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項目“北方民族語的接觸與漢語的語法特徵”的資助。本刊的匿名評審專家惠賜多項修改意見，香港樹仁大學的陳健榮博士、北京大學的林子樺同學協助了粵語調查工作，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Alexandr, Dragunov (龍果夫). 1958.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Diyijuan Cilei)*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第一卷詞類) trans. by Zuqing Zheng (鄭祖慶).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北京:科學出版社.
- Bai, Quan (白荃). 2000. “Bu”, “mei(you)” jiaoxue he yanjiu shang de wuqu – Guanyu “bu”, “mei(you)” de yiyi he yongfa de tantao “不”、“沒(有)”教學和研究上的誤區——關於“不”、“沒(有)”的意義和用法的探討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3. 21–25.
- Bybee, Joan. 2007. *Frequency of us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Lea, Revere Dal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i, Weitian (蔡維天). 2002. Taiwan guoyu he fangyan zhong de “you” – Tan yufaxue zhong de shehuiyinyuan yu lishiyishi 台灣國語和方言中的“有”——談語法學中的社會音源與歷史意識 *Qinghua Xuebao* 清華學報 2. 495–528.
- Cai, Weitian (蔡維天). 2010. Tan Hanyu motaici de fenbu yu quanshi zhi duiying guanxi 談漢語模態詞的分佈與詮釋之對應關係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208–221, 287.
- Cao, Fengfu (曹逢甫). 1998. Taiwan Minnanyu zhong yu shimao youguan de yuci “you”, “Ø” he “a” shixi 台灣閩南語中與時貌有關的語詞“有”“Ø”和“啊”試析 *Qinghua Xuebao* 清華學報 3. 299–334.
- Cao, Fengfu (曹逢甫) & Ying Zheng (鄭縈). 1995. Tan minnanyu “you” de wuzhong yongfa ji qijian de guanxi 談閩南語“有”的五種用法及其間的關係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11. 155–167.
- Chappell, Hilary. 1992. Towards a typology of aspect in Sinitic languages.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 67–106.
- Chen, Shuhuan (陳淑環) & Xiaofeng Chen (陳小楓). 2006. Shilun Huizhouhua de “you” zi ju 試論惠州話的“有”字句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1. 13–21.
- Cheng, Robert. 1979. Taiwanese u and Mandarin you. In Ting-chi Tang, Feng-fu Tsao & Ing Li (eds.), *Papers from the 1979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141–180.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Chu, Chauncey Cheng-hsi & Wu-chang Vicent Chang. 1987.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the verbal suffix –le in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5(2). 309–334.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i, Yaojing (戴耀晶). 1997. *Xiandai Hanyu Shiti Xitong Yanjiu* 現代漢語時體系統研究 Hangzhou: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21. Yueyu dongci houzhui “zhu” de yufa xianzhi 粵語動詞後綴“住”的語法限制 *Tian Jiabing Zhonghua Wenhua Zhongxin Tongxun*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通訊 7(1). 8–10.
- Ding, Jian (丁健). 2020a. Wuyu Luqiao fangyan de wanjietai biaoji “yao”, “wan”, “qi” 吳語路橋方言的完結體標記“爻”“完”“起”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40(2). 106–113.
- Ding, Jian (丁健). 2020b. Zhejiang Taizhou Luqiao fangyan duogongneng de “you” 浙江台州路橋方言多功能的“有” *Fangyan* 方言 42(3). 321–331.
- Ding, Jianchun (丁健純). 2008. Xiangtanhua zhong de “you” zi ju 湘潭話中的“有”字句 *Xiangtan Xueyuan Xuebao* 湘潭學院學報 29(6). 75–79.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4. Xiandai Hanyu zhong de zhudongci “you mei you” 現代漢語中的助動詞“有沒有”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2. 1–8.
- Dowty, David R. 1986. The effects of aspectual class on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discourse: Semantics or pragmatic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9. 37–61.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17. Jiyu Hanyu fangyan de guanchang fanchou yanjiu 基於漢語方言的慣常範疇研究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 561–590.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20. *Hanyu Qingtaici de Yuyiditu Yanjiu* 漢語情態詞的語義地圖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21. *Putonghua “Le1”, “Le2” de Yufa Yizhixing* 普通話“了₁”“了₂”的語法異質性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Fan, Xiaolei (范曉蕾). Forthcoming. Xianggang Yueyu “*jau5+VP*” de qingtai yiyi 香港粵語“有VP”的情態意義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Fan, Xiaolei (范曉蕾) & Jianrong Chen (陳健榮). 2022. Xianggang Yueyu “*zuo*” de yufa tedian – Yu Beijinghua “*le1*” de bijiao 香港粵語“咗”的語法特點——與北京話“了₁”的比較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23(3). 371–410.
- Guo, Rui (郭銳). 1997. Guocheng he feiguocheng – Hanyu weicixing chengfen de liangzhong waizai shijian leixing 過程和非過程——漢語謂詞性成分的兩種外在時間類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162–175.
- Hopper, Paul J. 1979. Aspect and foregrounding in discourse. In Talmy Givón (ed.), *Discourse and syntax* (Syntax and Semantics 12), 213–24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 17–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u, Xiaojuan (胡小娟). 2020. Cong Ganyu Lianhua fangyan zai kan “you” de shiti gongneng 從贛語蓮花方言再看“有”的時體功能 *Fang Yan* 方言 2. 234–243.
- Lee, Po-lun Peppina. 2018. On the semantics of Cantonese pre-predicate *jau5* ‘have’ – An assertive existential quantifier. *Lingua* 210–211. 95–121.
- Lehmann, Christian. 1988. Towards a typology of clause linkage. In John Haiman & Sandra Thompson (eds.), *Clause combining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18), 181–22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i, Rulong (李如龍). 1986. Minnanhua de “you” he “wu” 閩南話的“有”和“無” *Fuji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76–83.
- Lin, Jo-wang. 2003. Aspectual selection and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41(3). 425–459.
- Liu, Xiaomei (劉小梅). 1997. *Guominkeyu de Dongtai Wenfa Tixi ji Dongtaici de Shangjia Dongmao Yuyi* 國閩客語的動態文法體系及動態詞的上加動貌語意 Taibei: Wenhe Chuban Youxiangongsi 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Luo, Ronghua (羅榮華). 2014. Ganfangyan (Shanggaohua) “you” he “mao/mao you” qingtai dongci yongfa 贛方言（上高話）“有”和“冇/冇冇”情態動詞用法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1, 91–105.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Pan, Wuyun (潘悟雲). 1996. Wenzhou fangyan de ti he mao 溫州方言的體和貌 In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Zhongguo Dongnan Fangyan Bijiao Yanjiu Congshu Dierji) 動詞的體（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二輯），254–284.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Parsons, Terence. 1990. *Events in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Qu, Chengxi (屈承熹). 2006 [1998]. *Hanyu Pianzhang Yufa* 漢語篇章語法 [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trans. by Wenguo Pan (潘文國).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6. Lun “you” zi ju 論“有”字句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 28–33.
- Shi, Yuzhi (石毓智). 1992. Lun xiandai Hanyu de “ti” fanchou 論現代漢語的“體”範疇 *Zhongguo Shehuikexue* 中國社會科學 6. 183–201.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4. Hanyu de lingyou dongci yu wanchengti de biaoda 漢語的領有動詞與完成體的表達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 34–42.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oh, Hooi Ling. 2008.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hange/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Mandarin Chinese. In Susan Deborah Rothstein (ed.), *Theoretical and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semantics of aspect*, 387–419.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ang, Tingchi (湯廷池), Zhizhen Tang (湯志真) & Mingli Qiu (邱明麗). 1997. Minnanyu de dongmaoci yu dongxiangci 閩南語的動貌詞與動相詞 In Aiqin Yu (余靄芹) & Yuanteng Guangxiao (遠藤光曉) (eds.), *Qiaoben Wantailang Jinian Zhongguoyu Xuelunji* 橋本萬太郎紀念中國語學論集, 282–302. Dongjing: Neishan Shudian 東京: 內山書店.
- Tsai, Wei-Tien Dylan. 2008. Tense anchoring in Chinese. *Lingua* 118. 675–686.
- Viach, Frans. 1981. The semantics of the progressive. In Philip J. Tedeschi & Annie E. Zaenen (eds.), *Tense and aspect* (Syntax and Semantics 14), 271–2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ng, Shiyuan (王士元). 1990 [1965]. Xiandai Hanyu zhong de liang ge tibiaoji 現代漢語中的兩個體標記 [Two aspect markers in Mandarin], trans. by Yulin Yuan (袁毓林), *Guowai Yuyanxue* 國外語言學 1. 25–34.
- Wu, Yue (吳越). 2020. Wuyu Li’anhua “you” de gongneng jiqi fanying de fangyan leixing tedian 吳語里安話“有”的功能及其反映的方言類型特點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26, 280–295.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7. *Liancheng Kejiahua Yufa Yanjiu*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Yeh, Meng. 1996. An analysis of experiential -GUO_{EXP} in Mandarin: A temporal quantifier.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5(2). 151–182.
- You, Rujie (游汝杰). 1999. Wenzhou fangyan de “you zi ju” he guoqushi biaozhi 溫州方言的“有字句”和過去時標誌 In Yunji Wu (伍雲姬) (ed.), *Hanyu Fangyan Gongshi he Lishi Yufa Yantao Lunwenji* 漢語方言共時和歷時語法研討論文集, 168–192.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Yuan, Jiahua et al (袁家驊等) (eds.). 2001 [1960]. *Hanyu Fangyan Gaiyao* 漢語方言概要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Yuanteng Yayu (遠藤雅裕). 2012. Taiwan Hailu Keyu de “you+V” 台灣海陸客語的“有+V” Guoji Zhongguo Yuyan Xuehui Di 20 Jie Nianhui (IACL20) 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第20屆年會 (IACL20), Xianggang Ligong Daxue 香港理工大學, 29 August–2 September.
- Yue-Hashimoto, Anne. 1993. Aspects.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d’Asie Orientale 1), 69–88.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zengding ban*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增訂版)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ang, Shuangqing (張雙慶). 1996. Xianggang Yueyu dongci de ti 香港粵語動詞的體 In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Zhongguo Dongnan Fangyan Bijiao Yanjiu Congshu Dierji)* 動詞的體 (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二輯), 143–160.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Zheng, Minhui (鄭敏惠). 2009. Fuzhou fangyan “you +VP” jushi de yuyi he yuyong gongneng 福州方言“有 +VP”句式的語義和語用功能 *Fuji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6. 92–98.
- Zheng, Yide (鄭懿德). 1985. Fuzhou fangyan de “you” zi ju 福州方言的“有”字句 *Fangyan* 方言 4. 309–313.
- Zhu, Dexi (朱德熙). 1981.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The Tense-aspect Meaning of the “*jau5* (有)_{have}+VP” in Hong Kong Cantonese

Xiaolei Fa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Hong Kong Cantonese, the lexical verb *jau5* (有) ‘have, possess’ can also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verb in the construction “*jau5*+VP”, e.g., *keoi5 gam1 jat6 jau5 sik6 zou2 caan1* (佢今日有食早餐) ‘he had breakfast tod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nse-aspect meaning of the auxiliary *jau5*. It is found that the lexical verb collocated with *jau5* is restricted to the dynamic ones and the aspectual markers collocated with *jau5* cannot be the perfective marker *zo2* (咗). This collocation restriction reveals that *jau5* encodes the “existentiality” aspect. “*Jau5*+VP” can express either absolute non-future events or relative non-future events. This temporal scope reveals that *jau5* encodes the “relative non-future” tense. In general, the construction “*jau5*+VP” states that the event denoted by VP has happened in the reference time of the sentence. While “*you*_{have}+VP” (i.e., the equivalent phrase of “*jau5*+VP”) is not attested in Standard Mandarin, its negative counterpart “*mei* (沒)_{not have}+VP” is frequently used, thus, the present study advances the knowledge of the negative word *mei* in Standard Mandarin. We argue that in Mandarin the aspect marker most qualified to be called as a “suppletive alternant” with *mei* is not the verbal particle *le1* as Wang (1965) claimed, but rather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2*.

Keywords

have, auxiliary verb, tense-aspect, Cantonese, *mei*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fanxiaolei2013@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3年7月2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3年10月6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3年10月7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3年12月12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4年1月31日